

# 傳 說

葉  
珊



畫作中維  
十之書叢潮

葉 珊 林衡哲主編 新潮叢書之十

# 傳 說

葉  
珊

# 傳 說

## 新潮叢書之十

---

|                     |                     |     |
|---------------------|---------------------|-----|
| 著 作 者               | 葉                   | 珊   |
| 發 行 人               | 張                   | 清 吉 |
| 郵政劃撥                | 六 一 六 三             | 號   |
| 出 版 者               | 志 文 出 版             | 社   |
| 地 址                 | 臺北市興隆路一段二七三號        |     |
| 總 經 銷               | 長 榮 書               | 局   |
| 地 址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52號        |     |
| 電 話                 | 三 六 一 九 八 五 〇       |     |
| 初 版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年 三 月   |     |
| 二 版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五 月 |     |
| 內政部出版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1146號 |                     |     |

---

## 新潮弁言

我們想提供的並不是駭人聽聞的新事。在現在這個時候，所謂「新潮」，強調的是態度，我們想提供的是對文化和社會的新的勇敢介入的態度。

「新潮叢書」本着「新潮文庫」已經樹立的方針做表達技術方面的修改：我們希望這是一套完全由國人動手著述的好書，而不是亦步亦趨的翻譯品。我們要採印各種文化課目裡一流的中文著作，不論是文學藝術，哲學歷史，自然科學而現代底探討和回顧都是「新潮叢書」所試圖包納的課目。我們希望這套叢書能廣泛而深入地代表這一代知識份子追求和思維的部份歷程，爲你提供一種方法來面對當前形形色色的問題。

對於上一代的某些人，所謂「新潮」曾經是「西潮」，曾經等於是驟然湧來的狂浪，拍打着東方古國的陸地：對於我們說來，「新潮」並不完全如此意味。這個時代的文化是彼此撞擊互相建設的文化。我們肯定新生的廣義的中國文明。這是從「文庫」的翻譯到「叢書」的創作所願意推展的基礎意義。

這套「新潮叢書」的對象是國內外渴求新知的讀書人：我們的野心是讓大家肯定這一代的文藝界和學術界是在不斷推進的：我們相信，除了譯介西方的作品，我們這一代的智識界也可以拿出自己的東西來。

# 前記

這個集子所收集的大約是最近五年來的詩作品的三分之二，其餘的三分之一記得也東陸陸續續發表過，但在編書的時候終於覺得不應該保存，所以就剔除了。不過，收集在這本書裏的東西也並不一定是應該保存的——假定終於想要保存而又彙印成書，假定有甚麼藉口的話，也無非全是我個人的好惡。而對於寫詩的人說來，即使不幸地保有些對自己作品的特殊好惡，大約也不一定是絕對可耻的。

自從「燈船」出版以後，這些是我第一次真正結集的新作品；在這期間的「非渡集」不能算數，因為它只是一些舊作的選錄。這將近五年的時間，在我寫詩的生涯裏說來，變遷很大，探索最廣，今日與昨日的衝突也最大。就我個人說來，我時時所最願意了悟的，難免也還是昨日的放逐，與今日的肯定。可是這個五年似乎見證了最稀罕的肯定，我幾乎沒有一刻能够執着一種風格一種觀點一種技巧，總是在瞬息變化中不斷地駁斥，否決，摧毀——摧毀自己的過去。這在從「水之湄」到「花季」的時期發生過，在「花季」到「燈船」的時期也發生過，但都沒有這五年的經驗顯得那麼冷酷而徹底。因此，這個集子裏的作品，無論就視界或技巧方面看，都是極不統一

的；而我把它們硬派在一起，除了時間空間感覺上一種純粹私情的關切以外，我還能有什麼解說呢？

這些詩絕大多數或許全部都是在柏克萊寫的。我和少聰在柏克萊四年半，前三年住在維琴尼亞街，最後一年半住在密爾維亞街，都是綠葉和雨窗的記憶，陽光和霧的記憶：我現在來追述，已經覺得淒清甜蜜而不堪負荷了！這些詩彷彿只是奇異的生命的班剝，另外有一種更具體的愛更長遠的關注，竟不是詩所可以印證的。則詩之無奈，也就可以想見了。

而詩便是如此的吧？我常常震懾於友人的警告，深深感到，詩之無聊大約惟春花秋月可以比擬。但也幸虧有一種創作的喜悅，自得的，偶爾竟堪與墾植和天文類似。這或許也是某種病態的事業執着吧；但想到航海的人大都只熟悉舟楫而茫然與海水，寫詩的人又能够怎樣？比方說這集子裏的兩首較長的詩，「山洪」和「十二星象練習曲」，就是奇怪的對比，我費了一年的時間寫「山洪」，但只用了一個春雨的上午就完成了「十二星象練習曲」；前者七易其稿，後者遽爾成章。而最令我驚訝的是，朋輩之間欣喜前者的都是小說作者，稱贊後者的都是詩人——則海水與舟楫，對我們這種耽於遠航的人，又如何辨別呢？做爲一個扯帆的人，頗不識水性的人，我之努力拒絕評論現代詩，而只在古典和西方飄泊，也應該是不難獲取了解的。

**And al men speken of huntynge...**

**---The Book of the Duchesse**

# 目錄

|             |    |
|-------------|----|
| 前記          | 一  |
| 第一輯 掛劍之什    |    |
| 續韓愈七言古詩「山石」 | 一  |
| 延陵季子掛劍      | 五  |
| 第二次的空門      | 九  |
| 流螢          | 一一 |
| 武宿夜組曲       | 一五 |
| 將進酒（四首）     |    |
| 其一：逃逸之歌     | 二〇 |
| 其二：忠臣藏      | 二二 |
| 其三：白露海關     | 二四 |
| 其四：信天翁夜肆    | 二六 |

第二輯 屏風之什

|                    |    |
|--------------------|----|
| 屏風·····            | 二九 |
| 蛇的迴旋曲·····         | 三一 |
| 微辭·····            | 三五 |
| 酒壺（二題）·····        |    |
| 第一題·陶的·····        | 三七 |
| 第二題·瓷的·····        | 三八 |
| 風景·····            | 四一 |
| 傷痕之歌·····          | 四三 |
| 方向1·紐約市·····       | 四五 |
| 方向2·記載一個想望的野營····· | 四七 |
| 雨意·····            | 四九 |
| 預言·····            | 五一 |
| 花箋·····            | 五三 |
| 變奏·····            | 五五 |

早春.....五七

暗香十行.....五九

婦人的側面

1 墜嶺人.....六一

2 罪.....六二

紡織.....六五

四月二日與光中在密歇根同看殘雪.....六七

玫瑰區域.....七一

傳說.....七三

### 第三輯 十二星象練習曲

十二星象練習曲.....八三

### 第四輯 山 洪

山洪.....九三

跋.....葉維廉 一一七

# 續韓愈七言古詩「山石」

我與寺僧談佛畫，天明時

脚濕衣冷想的竟是城裏的

蜂羣在梔子花間漫舞

竟是一婦人之坐臥

一幃幔之升降，或人

行走於筆硯經書的邊緣

談論玄武門之變

我對着月色，思維於

押韻險巇的漢魏詩；我的憤懣

是比主人的面容更虛無的

雖說我還須登衡山，謁楚神

面對豪雨刷亮的蕉林。所謂志向

滿佈泥濘如貶謫的南方

飲酒爲蛇影所驚

歌唱赦書疾行

2

我與寺僧談佛畫，燈熄前

忽然憶及楊柳樹和

激激的流水也曾枕在耳際教我

浪漫如早歲的詩人一心學劍求仙

金釵羅裳和睡鞋就是愛情？

我的學業是沼澤的腐臭和

官庭的怔忡

我愛團扇

飛螢

但律詩寄內如無事件如鄜州

我只許渡江面對松櫪十圍

坐在酒樓上

等待流浪的彈箏人

並假裝不勝宿醉

我不該攜帶三都兩京賦

却愛極了司馬長卿

(一九六八·二)



# 延陵季子掛劍

我總是聽到這山岡沉沉的怨恨

最初的飄泊是蓄意的，怎能解釋

多少聚散的冷漠？罷了罷了！

我爲你瞑目起舞

水草的蕭瑟和新月的寒涼

異邦晚來的擣衣緊追着我的身影

嘲弄我荒廢的劍術。這手臂上

還有我遺忘的舊創呢

酒酣的時候才血紅

如江畔夕暮裏的花朵

你我曾在烈日下枯坐——

一對瀕危的荷菱：那是北遊前  
最令我悲傷的夏的脅迫

也是江南女子纖弱的歌聲啊

以針的微痛和線的縫合

令我寶劍出鞘

立下南旋贈予的承諾……

誰知北地胭脂，齊魯衣冠

誦詩三百竟使我變成

一介遲遲不返的儒者！

誰知我封了劍（人們傳說

你就這樣念着念着

就這樣死了）只有簫的七孔

猶黑暗地訴說我中原以後的幻滅

在早年，弓馬刀劍本是

比辯論修辭更重要的課程

自從夫子在陳在蔡

子路暴死，子夏入魏

我們都悽惶地奔走於公侯的院宅

所以我封了劍，束了髮，誦詩三百

儼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

呵呵儒者，儒者斷腕於你漸深的

墓林，此後非俠非儒

這寶劍的青光或將輝煌你我於

寂寞的秋夜

你死於懷人，我病爲漁樵

那疲倦的划漿人就是

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